

〈詩社愛情故事〉

殘白提了一罐啤酒，漫無目標地走向海邊。

他其實也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會來這裡，只知道現在他不想念書。

夢靨和英飛確定開始交往了，他想自己是該死了對夢靨的一條心。

系上的學妹瑀依對自己似乎有好感，不過她才大一哪。

殘白邊想邊走著，到了堤防邊，就這麼坐了下來。

海風很大，他昂著頭，頭髮亂如吉他弦——那天他撥斷了第六弦，而不能彈G7。

現在想想，是因為看到夢靨和英飛吻別的畫面吧。英飛常常送夢靨來上課。

他還記得英飛看著那根斷絃的笑，有著宣示勝利的驕奢。

殘白啊殘白，你到底算個什麼貨色，也敢追求系花？

他是如此解讀那笑容的，最令人生氣的是他無法否認；他暗戀夢靨已經有半年多，而英飛不過跟夢靨一起上通識課才兩個星期，就能公然出雙入對。

算了還是寫詩吧，下禮拜要開五校聯合詩展，社長說每個人都要交出一首詩參展。

殘白啾地一聲打開了啤酒，腦海中浮現社長高大魁梧的體態。

記得是上個月夢靨的生日宴會吧，大家都送禮物或卡片，惟獨社長和英飛不同。

英飛送了一把玫瑰花，有彩虹的七種顏色。社長送了一本詩集，蒐集了夢靨發表過的每一首詩，扉頁有夢靨最喜歡的詩人的親筆祝福。

於是開始有流言說社長喜歡夢靨，但英飛和夢靨開始交往後，這段流言也就無疾而終了。

某天社長來宿舍找他，帶了一盒披薩和一打啤酒。

「殘白，恭喜你。」

他尚不懂社長所言，卻於晚上接到了一通電話。

他獲得了全國語文競賽大專組新詩組佳作。

從那時候起，他漸漸感覺出社長細膩的一面，與粗獷外貌極端不搭，卻能讓人安心。

突然，殘白有種想打電話約社長出來的衝動。
他記得現在是下午第六節，社長的必修課。

還是試試看吧。
撥通了手機，看著眼前一望無際的海洋，邊等著對方的回應。
殘白用右手撓了撓頭髮，不介意讓它更亂一些。

「喂？殘白喔？怎麼啦？」
社長的聲音不算清晰，彷彿來自海底深處似的。
是一種淺淺的，透明的藍色。

殘白吸了吸鼻子，他其實有點感冒，可還是想到海邊來吹風。
「社長，我在海邊。」
「我馬上過去。」
社長嘟的一聲切了電話，殘白還沒意識過來。

等他放下電話時，卻鬆了口氣似的，開始喝啤酒。
「媽的，早知道就多帶一罐了。」

急促的機車引擎聲逼近，殘白回過頭去，不是社長。
等待的時光，真漫長啊。

「這給你。」
一罐可樂冰上臉頰，殘白抬起頭，眼神壓不住興奮。
社長的臉被太陽映成一團火紅，燃燒著什麼似的，可那嘴唇邊的笑又帶著淺淺的藍，水一般能讓人優游，如魚般自在。

社長的另一隻手拎著罐啤酒，殘白笑了。

「我來陪你喝酒了。」

社長也坐下來，剛剪短的頭髮俐落中又帶點強悍，增添了一絲桀敖不馴的氣息。

但社長的舉止行為卻沒有半分火氣，他的眼神始終平平靜靜的，沒有半點波紋。

「不是還在上課？」

殘白一口飲盡剩下的啤酒，用T恤的領口抹了抹嘴唇。

「是考小考。我早就寫完了。只是也不知道要幹嘛，就在系館裡亂晃。」

「沒想到要看海。幸好你提醒我。」

社長用沒拿啤酒的那隻手拍了拍殘白的頭。殘白沒有看他，但他很清楚地感覺出，社長的話有種力量，能讓人覺得自己很重要。

那不是讚美，而是肯定，去掉所有虛情假意的美麗文辭，使對方的存在感無限擴張。

「學弟沒女朋友？」

社長打開啤酒，望著海面，風吹著他的襯衫窸窣作響。殘白覺得自己的心底有什麼正在摩擦。

「沒有。大概，也不那麼想交。」

可樂的辣味衝上腦門，他不知怎地又補了一句：

「我喜歡夢靨。」

社長笑了，而且是張狂地笑出聲：

「我早就知道！幹，我就知道。」

奇怪的是，殘白並不覺得討厭或憤怒，只是看著社長的臉，他的表情好像魚。魚會笑嗎？殘白想。

笑完的社長卻沒再說話，只是喝完啤酒，對著海風出神。

「哪，夢靨也不是什麼好女孩。」

殘白以為自己聽錯了，但他身邊的社長嘴巴正一開一闔的，像魚在吐氣泡。

「我不喜歡她。」

「我喜歡男人。學弟。」

社長沒看殘白，他的雙手握著啤酒罐。

緊緊地握著，像是要將罐子捏成一根細牙籤。

輪到殘白沉默了。他並不感覺驚奇，或者該說，他早就知道了。

社長這樣特別的人，不會屈從於那種異性戀的價值觀。
他永遠都在挑戰更艱辛的道路。

「夢靨求我跟她上床。」
社長又說。
這次，他看著殘白。
「到我家來，我說給你聽。」

--

殘白不確定自己就這麼來社長家是對是錯。
但他覺得既然社長信任自己，那麼自己似乎沒有理由拒絕。

社長住在一個住宅社區裡，同一層樓有好幾間房，租給不同的房客。
隨著社長走上二樓，殘白意外發現，社長的腳步聲很輕。
輕得像魚，在水中游過卻不留痕跡。

打開門，迎面一股香味撲來。
咖啡香。
殘白鼻子塞住了，聞不到，可他就是這麼覺得。

桌上的一台咖啡機驗證了他的直覺。

社長走到床邊，坐了下來。
「你也坐。」
社長指了指冰箱旁的小沙發，說：
「要喝什麼自己拿，或者要開威士忌也可以。」

結果殘白選了柳橙汁。

社長笑了笑，跟著拿了葡萄汁。
「這個啊，是預備給項真喝的。他這傢伙不碰酒，只喝果汁。」
殘白記得項真是已經畢業的學長，早社長一屆。

「他偶爾到台北來，就會到我這兒。」

殘白不想問項真跟社長的關係，心中卻隱約猜到是怎麼回事了。

社長也沒繼續往下說，只是一口吸乾了葡萄汁，說：
「今天凌晨四五點我爬起來，寫了首新詩，要看看嗎？」

殘白點點頭，接過一張電腦打字稿。

你相信些什麼哪，愛人
愛吾之人抑或無所愛

讓你的陰莖糾纏著我，如伊甸園誘引之蛇
晃蕩你明亮高揚的身軀，則我笑著餵你
我的最深處，門為你敞開
敞開成一片花海，啊我的愛

我倦了，我睡著在你身畔
你悄悄歛起了眉，星星孤單地閃
亞當和另一個亞當
此時我們平凡，如蘋果芽
可未曾想過變為罪惡之生長

寂寞的都逝去了
我的愛愛我，則我存在
我優雅的旋轉，給你捕捉的空隙
則我們雙重滾倒，直到天堂盡頭

只差一點就要墜落，我們不恐懼
只恐懼不能再相擁，每一秒都是凌遲

愛人呀，我的愛只留給你
天空是你的精液之濁白，舌與蛇
親親吻吻之間，黎明不來
沒有終點的做愛

欣喜如你我，這愛不該有罪
夏娃才是告密者

讀完詩，良久，殘白才發現自己哭了。

社長沉默地仰躺在床上，正好給他及時拭去眼淚的機會。

「學長。」

殘白不知怎地換了個陌生的稱呼，發現後連忙改口。

「社長，這詩，你要拿去參加詩展嗎？」

「不知道。」

殘白一直覺得社長應該是會抽菸的人，但他搜尋了週遭環境，沒有發現任何菸蒂和菸盒。

「夢靨要我跟她上床。」

社長也沒坐起身，就這麼開口。

「她說她愛我。那天是社團課完，我留下來整理上課用資料。她說，她想要我。」

社長閉上眼睛，可嘴巴還在動。

「她說她在社團展覽會上看到我，她就喜歡上我了。所以她才會加入詩社。」

「我說，託妳的福，我們社團人數才能創歷年新高。」

「她說，系花算什麼，得不到自己想要的男人，算什麼系花。」

「她說，我不管你有沒有女朋友，我只想跟你上床。」

「我沒回她，她就從後面抱住我，說，你不回答，我就當你答應了。」

「我甩開她，說，葛雨潔妳給我自愛一點。」

「她看著我，那張臉很漂亮，可也很猙獰。」

「她沒再說話，就這麼走了。」

社長換了個姿勢躺著，繼續說。

「結果隔天，她居然來我住的地方堵我。」

「她說若我不讓她進房，她就要在這社區裡宣告我對她始亂終棄，到那時我也住不下去了。」

「我一時想不到什麼應對方法，幹，只好乖乖讓她進來，真夠蠢。」

「她一進我的房間，就開始脫衣服。」

「我說，葛雨潔小姐，妳要脫請出去好嗎。她說，我想跟你上床。」

「我說，我不喜歡妳。她說，你不喜歡我，為什麼要送我那種生日禮物。」

「我說，我只是單純覺得妳會喜歡。」

「她沉默了一下，可還是沒穿上衣服，就這麼裸體在我面前。」

「這時候我的手機響了，我迅速接起來，是英飛。」

「我對她說，英飛在找妳呢，是社團的事。」

「她定定地看著我，說，你看著我的眼睛說一次，說你不愛我，不想跟我上床。」

「我照著她的話做了一遍，她穿回衣服，臨走前說，他媽的你真不是個男人，多少人想上我的床你卻不要。」

「還好她沒選擇你，學弟。」

「夢靨，這筆名她說是夢中的甜美笑容。我看哪，是夢中的夢魘才對吧。」

一口氣說了這麼多，社長似乎有點喘的樣子。殘白想也不想，將剩不到一半的柳橙汁遞給他。

社長伸手接過，一口就吸得一乾二淨。

多像條嗜食的魚。

殘白不自主地朝社長的腳看去，彷彿那兒真長出了尾巴。

這房間像海，連窗口吹進來的風都帶著淡淡的鹹。

殘白盯著社長的臉瞧，他已經睡著了。

原來魚也是會打呼的啊。

--

還沒來得及等詩展頒獎，社長就走了。

殘白一直到大學畢業很久以後，還不能接受這個事實。

他不相信社長在車禍中喪生這種死法。

那天他如往常在通識上課前彈著吉他，突然弦斷了。

第五條弦。於是C和弦失敗。

然後他就聽說，社長走了。

五校詩展公開評審，社長那首〈伊甸園〉得到第一名。

可作者本人卻不能夠上台接受頒獎。

殘白代替了他。

殘白說，這是社長寫給一個好朋友的。偶爾到台北來，會住在社長家的一個好朋友。

一個白皙的男子越過觀眾，走到頒獎台前，說，我就是那個好朋友。

他的唇顫抖著笑，眼中有淚，閃閃發亮。

台下，夢靨面無表情地看著殘白，殘白試圖瞪她一眼，但眼睛卻乾澀得像非洲荒漠。

散會時，英飛牽著夢靨的手離開，殘白覺得她似乎在哭。

可那表情一閃即逝。

頒獎結束了，殘白一個人走到海邊，拎著兩罐啤酒，加上一罐可樂。

「這是還你的。」

殘白將一罐啤酒和可樂放在堤防上。

「還有這個。」

一根菸點起。殘白吸了一口，將它夾在啤酒和可樂之間。

「你說你戒菸了，可在走之前，抽一根吧。」

「還要游很久，才會到天堂吧。」

殘白呆呆地看著眼前的海，風狂捲著怒濤向他襲來，大片的白色浪花嘩一聲碎裂在沙灘上。

他一直沒跟社長說，他知道社長是會抽菸的。

那天要離開社長家時，他看到一個玻璃煙灰缸，就放在鞋櫃上。

那樣的晶瑩剔透，彷彿養著一條魚，而且總是在藍色的大海中自在悠游……